書

泉巖集

七

共十八

農巖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書

答林德涵 庚午

別紙垂諭尤荷盛意前書所說爲學工夫只據一時所見寫去請敎不謂遂蒙稱善至此此殆高明樂與人爲善姑欲以是假借而奬進之耳然其大旨所存不至於燕越則亦可知也此於區區慰幸殊深但徒能言之而不能力踐以實之是爲可愧也目疾之苦誠有妨於看書然朱先生不云乎緣此閉坐却有恬養工夫他日又云頗恨盲廢之不早此是眞實經歷

後說話不可便作戲語看也吾人爲學不患記問之不博講說之不精正恐於操存涵養處或少著緊今若因此靜坐省却繙閱工夫一意致養於本原則其效必有進於書者矣況有舊書可諷就此熟複涵泳密切體認則此又豈汎濫博觀之比哉然則高明此疾雖謂之天意玉成可也悉不足爲患如何如何朱先生晩年專以孟子求放心一章提警學者此蓋所謂老婆心切也然而象山陽明之徒亦未嘗不以此語爲口實而其意遂欲徒然求得此心以爲事了不復以讀書窮理爲之先後則又與朱先生教人之意

不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誠亦不可以不察也要知此一語乃是爲學根基本領最要切處從來只爲無此一段故所爲皆苟且滅裂應事則頹靡而少精神觀理則汗漫而不精切雖其見解之所及講說之所得亦皆若存若亡凝聚不上使用不著如此爲學豈不猶隔一生念之極可瞿然彼中證候雖未必至此之甚恐亦有一二相近似者區區之意故欲相與從事於孟子此語專就日用間著實體察著實收拾以培壅根本然後讀書窮理之功方有所歸著而得寸得尺皆爲吾有矣近來見得此意頗分明而但患氣

稟躁擾又此心放失已久猝難收攝一日之間存時
少而亡時多淸時少而昏時多以此甚不自快書冊
工夫尤患間斷論語尙未看到中半哀苦疾病三旬
尤痛固不能催趲程課又方有校訂朱文劄疑之役
不免分却工夫以此尤未易專精也劄疑乃是尤翁
所著盖將大全一書從頭註釋爲卷幾二十餘頃年
嘗因大臣陳達有刊行之議命下玉堂校正昌協遂
任其事矣看得其間不無可疑處不免逐段寫出老
先生在時盖嘗數次往復其所肯可以修改者十六
七矣不幸未及卒業而遽有今日之禍聞老先生臨

終卷卷以此事相寄託此意極可悲即今事體雖異前時且欲悉疏所疑俟與諸門人商量一得之見雖或有發明大抵不出於文義訓詁之間至於義理肯綮處亦罕有之而蓋亦不能多也此書始末恐或未聞故併及之彼中頗有士子相從問學者否曾聞光州有朴生重繪靈巖有梁生得中皆稱後來之秀亦嘗與之相見否其人物文學並如何幸有以語惠之今世非無講此學者而其誠心進益可期以有成者似少其人蓋師友道喪久矣見教學講說大抵皆虛文耳無復有實誘掖真切磨者積習所薰安得不如

豈蓋不獨人才之難也如有來學者不可不察此意而獎引也成卿遂作古人可傷渠所學雖未甚正當要其思索深至識見淹透其於窮格之功所得實深雖未之近世先達亦未易得至於愛好人倫敦尚友道風流弘長惠訓不倦尤使人不可忘每念之未嘗不悼惜也論孟精義此亦平生願見而不可得曾聞尤翁云嘗見小說中原人亦云未見則燕市固宜無有也頃年始因使行得所謂朱子遺書者則凡朱子所編輯諸書皆在其中如近思錄延平問答上蔡語錄之類皆稡為一書而精義亦在其中蓋近歲所新

列也此書出來東方誠非小幸蓋必觀此然後二先生以下諸門人所學之淺深粹駁可以具見而益信或問所論諸說之是非得失眞如皐陶斷獄無毫髮差爽而集註訓釋至精約至的確一字一句不容增減眞是從分金秤上秤出來也此書近日人家想多有之早晩欲一見似不難致也

答林德涵 甲戌

山裏罕接外人最晩始聞尊伯氏學令丈捐世計於其間已經襄葬伏惟友愛之隆悲痛何勝春序向晏不審即日服履動止何似區區馳係無已頃歲令間

所被惠書諄悉罔至極令人傾倒況得於積阻不嗣音之餘則其於欣幸尤非尋常可比而乃至經年之久闕然無報昔歲奉書嘗俺見及不賜答而今此正類償當者然還好一笑蓋此所處雖僻亦豈無寃轉致一字之路而平生百事因循於書尤甚非適端的便信不可失若被人催督則例不免擔閣此病視來書所云殆有甚焉而若其十年阻絕亦當如一日者則區區鄙心正復如此此則不待陳說而兄必已默諒矣然書中多少見教儘好反復商量而一往復間動經年歲如此豈復有講論之益此可為慨然爾昌

協窮陋䢖遺亡可言者惟是問學工夫殊未有進蓋
自窮居以來忽忽三五年依然不離舊步朱先生所
謂人生幾許三五年者念之良可瞿然論語讀之已
久亦未能通貫浹洽更無餘力可及於諸經然只此
一書苟能善讀亦自受用不盡而反以求之日用言
行實踐履處殊未有得此其不善讀可知矣兼以所
處太僻絕無朋友之助終歲兀兀獨坐又患生理艱
苟俗務澒汨沮敗人意思處甚多固知於此正好用
工夫而到十分窘窒處亦驅遣不行以此益不自快
然一念向道亦不敢遂爾廢忘但自去冬來又得目

疾兄經三朔始獲少愈而猥委殊深常有復專之憂以此不敢極意看書恐天意欲遂阻其進也兄之此患近復如何遠外傳聞不一常切仰念雖未便復常若不至添劇則幸矣延平問答舊亦知其可愛但不曾著心看玩且其文義語句頗有難通處每欲質問於師友間而未果矣要其大致宗旨誠如來諭所云但比之朱先生說話猶不似他平鋪放著明白確實使人人易曉易見當時若非朱先生恐未便尋當受用只此恐是不及洛閩處不但其廣大閎博有所不逮而已至於灑落一義亦須子細理會蓋此兩字未

黃太史贊濂溪先生語而李先生特然爲學者拈出若不善觀則却恐有錯認之弊觀朱先生與胡季隨問答可見矣況此箇地位又甚懸絶非學者所可驟到不知吾兄於此看得如何所謂依俙可向望者亦須有端的用工夫處方可望實至其域不然則恐只是想像光景而反有助長之患矣如何如何大抵此老子平生活計專在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等數語而愚最愛其告朱先生語如云思索窒礙及日用動靜間有端病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須推求其所

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即於此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須漸明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又其自云在達安終不安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問答中此等意思甚多蓋專就日用上推究病痛本源便就此涵養融釋使無窒礙處此是他緊要功夫學者須從此學之庶有端的下手處而所謂灑落境界亦可以漸而至矣鄙見如此未知如何見諭本末輕重云云誠爲至論鄙意正亦如是謹當佩服深省矣但援引一事不比著述恐難全廢但不可太廣又不可先有立門戶自主張之心且當隨分據應隨見告

語要使彼己之間專以實心相與實事相勉而切戒浮泛虛僞之弊則相長之益未必不勝於塊然自守耳但有志可與語者絕不易得此間亦有一二後生來問字者而大抵皆蒙學徒使人枉費氣力妨奪工夫而亦不能一切麾遣且或意其間有一箇半箇可以漸次誘進而恐亦難準擬也似聞賢季方在京且意定而處時有往來作此託其傳去所懷山積臨紙却寫不盡惟在黙會自外對時加愛以副遠誠

答李同甫 甲寅

早奉辱教仰荷無已昨書縷縷示意謹已承悉知愛

我深矣寧不感服人事欠周詳之諭尤是頂門一鍼此病不惟於應接事物爲然只如事親從兄處亦隨處爲病不能得力雖嘗自知而亦不知所以自治今承此示當益加猛省矣第未知何如可以痛去其根耶幸願更教如賢者資禀本自寡過豈有大段病痛而亦豈昏愚者所能知也但願凡事以減損斂嗇爲主耳適擾甚不能一一當俟從容耳

答李同甫

辱書具悉多少良以慰豁況承所苦漸就佳境尤可喜也此積憊未蘇近又苦暑濕一味昏憒過日自歎

日始復尋繹冊子而亦未能嚴立課程日不過讀數編而止矣偶閱他書邐迤到暮三百法既未得究竟又不能放下方此憤悱悶塞此等事固不可不知而欲知之又如此反有妨於實工誠不如姑置之為愈耳不具

答李同甫

示諭縷縷良荷至意盖此事實非初學所易究亦非急先務故自前讀書經時亦不敢為理會計者良以此也近來偶閱他書遂及於此既已發端亦不能放下輾轉思索極令人悶塞且覺心神耗損遂欲姑置

不理而終不免攅在肚裏數日幾於荒淫矣畢竟雖未能分明曉解而亦粗識其大數自今欲棄去勿問耳

答李同甫 戊午

春氣淸穆卽惟侍學佳勝積日不相聞懷仰殊深也前來長書一紙還納幸領覵氣質二字了翁所謂天氣地質者語雖約而分說甚明朱夫子又嘗以是擧似學者則固不容異議也竊嘗因此思之天地本一氣也而其輕淸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此陰陽之分也而人則天地陰陽之會故一身之氣其運動發用者

爲氣而其凝定者爲質氣則本天而屬陽質則本地
而屬陰其理固明矣然又須知陰陽二者不能相無
氣固未嘗無陰而質亦未嘗無陽非各自截然爲陰
陽也但質亦有二義有形質有資質形質固易見而
資質則難言矣今所論者乃資質也而來書以耳目
口鼻論之此似未盡然所謂資質者亦當就形質上
看得出恐不可外形質而別求資質也知行分屬氣
質不特北溪諸說爲然卽朱子所答或人之問已有
此意而夫子不以爲非矣然此事須是自已體驗方
見端的不然雖說得十分相似恐亦不濟事也千萬

不具

答李同甫

長至日所惠書數昨始獲承見誨諭勤摯極令人省發不恨其後時也前書昭曠之云誠所謂太早計者然此亦因近來觀書玩理輒多凝滯或作此想一時間不能排去耳若揣摩想度切切以為病則自覺不至是也然來諭正中躁妄者之病敢不服膺以承嘉惠抑念區區之愚於此道蓋亦不可謂無意者矣然其歆豔慕望之意常浮於眞誠懇篤之志以故聖賢之書不可謂不讀理義之目不可謂全昧而習其六

而不味其旨樂觀其外而不深究其蘊間以反之身心茫乎其未有得蓋嘗病其然也而欲精思實踐冀以得之於已則窒礙扞格動與心違而舊習又從而奪之於是悔心未終而懈意又生矣蓋自童年知慕此學至今年且三十其遠者固無足論即此數年以來閒居靜處外鮮他歧之誘內絕進取之念若可以專意斯事而歲月侵尋汔無進益之效者悉坐前所云也或者乃以其誦讀之不廢而意其有實功雖如左右者亦然以此怵然增愧赧或時中夜以思氷炭交集歷數從前罪過殆不勝其懺悔矣今左右乃復

有云云而若將求助於我者噫左右曾見其訟之不易而暇芸人之田者耶抑左右之年來不能精進職由於家務之爲累豈如我之無說可諉而虛年易邁妙質可惜固嘗爲左右愍然矣今承深悔前非而欲反之看文字亦頗有好意思此眞好消息切冀勉力不怠終始日新使如我者亦得相觀以善千萬千萬仍念堅忍刻厲四字正是吾儕所少爲學雖忌用心太過亦少此四字不得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死而後已每

讀詩至此未嘗不三復感奮輒爲左右一誦之萬萬紙窄筆凍不能盡所欲言惟在照察

答李同甫 己未

近聞日下聲息一倍危惡而亦不得聞其詳不知事果如何日夕危厲惟仰視蒼蒼而已海上書得之謹曉此際得此眞若天外消息把讀百回感愧無窮不知此後能復有此從復也近來見讀何書日用工夫亦何如此間前月看二程書中間以病廢輟尚未卒業而此書不比朱子文字間有極艱詰難讀處然其語意明白者則又更精切懇至極有警發但此間本

甚多訛謬殆不堪看間不免以意屬讀以此或費思索然此却又有益也大抵文字之功雖不敢廢而只是存養身心應接事物處工夫全不到此最可懼者竊觀從古聖賢只是理會此箇身心孔門問答千言萬語不過曰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學者一聞此語便終身事此一語要其大根大本卓然立定又能眞實用功如此故隨其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就而非後世之所能及矣吾輩雖名爲學終未能於身心根本處實下工夫故雖有零碎知見亦旋收旋失收拾不上如此

日往歲去漸次老大則聰明日減意氣闌珊而將並與其一二所得而亡之矣如此則與彼不學者其相去幾何而亦何以酬平生之志副師友之望哉吾輩既不能相聚講劘只有書疏往復可以寓其告戒而此亦未能是又可慨然也

答李同甫 辛酉

求仁語自夫子稱夷齊以前未記其有之今以此語觀之似當屬行然在學者用功則固須兼知行言來教所謂惟當觀所指之如何者似得之然終是行處分數多耳

答李同甫 癸亥

昨蒙枉款荷慰難忘早奉手札重爲之披寫昨留冊子燈下略看僅僅一閱所論大槩得之而曲折細微處似不無一二可商者然亦昏憒不易提出姑此指還未暇一一可歎其中鳥獸眞知一款昨看時亦似有差正所欲商者今承來示亦知不能自信也虎狼蜂蟻之於仁義固不能眞知此理之當然而能爲此然飢則必食渴則必飮豈亦不可謂眞知其當然耶抑此亦自然而然而不必以知之眞耶此處猝乍間未易看得容俟更思餘不具

答李同甫 乙丑

操存之功本無本領何論廢與不廢但此來所處亦不甚紛華波蕩且常持程夫子禽獸不若之戒幸免大段陷墜而此特延平先生所謂苟免悔尤者耳反而自省誠未能脫然無粘滯之累是爲可愧耳

答李同甫

遠聞出宰喜遂捧檄之願而身在數千里外無計造別只自瞻望悵然及到城裏此懷尤切矣便中得拜手書具審衙中侍眷俱安慰慰釋難勝生三昨始入城勞憊固不須言而邸寄半年間無甚疾痛日前病裒

亦似減擧此誠幸事也在彼稍頗閒靜可以讀書中間往返六鎭且作七實行鞍馬之勞動費多日又被士子輩稍尋問文字殊無餘暇尋理已業只看得落豪一次讀得易經乾卦所得甚草草無以應朋友之問可愧可愧彼中凡百固已略聞矣作吏六八抵苦參而樂亦少況地大物衆吏民頑悍則其苦尤可知但朝夕之養得以無憂此豈非平日所幸願耶指敎之云眞是借聽於聾也雖兩年廉訪所聞覩者特其成績之善否民譽之有無而已所以考其善否毁譽者則實亦不得其肯綮矣如是而能識爲吏之道耶然[illegible]謗

之來到門卽納無令少滯至於爭訟之事尤以擔閣爲戒直據已見劃卽決折則雖或有千慮之一失良之病之尚愈於恥延時月者而亦可以免蹊徑囑託之砦矣然所謂已見者亦非不顧事理不問人言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也所謂卽決者亦非不詳文券不覈本末而只求粗率了當也但以公心誠意致勤而不懈則庶乎其可耳愚見如此未知如何在北路見民間訴訟往往有至親爭財或相告訐而不知恥者雖號爲士夫者亦多如此風俗之壞誠可痛心未知彼間不至如此否如此之類無論彼此事理之曲直

須先以至誠譴責使之退改而其有狠頑不知止者痛加懲治而不爲聽理然後偸俗或可少變而爭訟亦可漸息也高明於此必不待鄙言而旣有所見不敢不盡也

答李同甫 丁卯

尤翁疏槩見者必多驚駭而吾輩則十數年稔聞此說不見其有異但區區之見從前於此事不能信得及蓋會文之論鐫只以爲過越妄率誠不免待之太恕論之太輕而雖謂之衛道不嚴亦可也至於信惑其背朱之說而便成別人則似恐不至如此此等處

古人固有推極其弊病而言之似過者然或實過於其分而不盡得其情則亦恐非大中至正之矩今日所慮者特在於此耳至於紛紛者或疑函丈此言猝辨於今日而爲脇持尼門之計則此乃不知原本亥意揣度者之論耳置之不足道也

答李同甫

前後連紙示諭一一承悉今日事不但爲一時世道之變雖以前史言之偏黨甂排之禍亦何所不有而至於四五十年擧世所尊仰爲儒林大宗師者而一朝棄之如 聖教所謂脫屣者誠千古所未有之事

豈天地之生久矣氣化發易相推相盪固無所不有
而舉世之人靡然同歸者卽是自然公共底道理耶
所可痛者吾輩之生不先不後適當此際而如我所
遭又他人所未有這般情境非言語可盡諭也奈何
奈何尼門疏若以攻尤翁爲主則其所極意極論首
尾操切雖謂之無餘力可矣而獨其爲師門伸辨纔
纔數千言終無一二明白緊著處如江都事本不當
深辨而所辨者皆不成說孔子微服事固爲僭擬之
大者而其援引曾祖及桐溪事亦殊駭然且觀其用
意微處則實譏尤翁之不能死於圍城此乃趙光甫

粥論之緒餘也此等說話不但於自家僭辨不覩著其爲害義理侮聖賢亦非細故誠可歎也至於鐫事一欵則曾文前後惓惓之實略見於美叔疏讜此亦可知其信惑之甚而已酉長書實有使人聽瑩處蓋其主意固以打破朋黨調劑和合爲重則雖嘗以鐫爲失身亦無不可收用之道但失身有小大收用有輕重若所失者小而用之者輕則固不害爲陶甄蕩平之政令旣以爲失身之大者而又勸其亮用則誠似可疑然彼門之論則必以爲責其大失身者朋友戒切之嚴也而所謂大失者初非謂難遑之累勸其

先收用者朝家用才之道也而所謂先用者亦非必
謂大加擢用此二者兩無所妨云而卻不知鑄之爲
物必欲爲大用而不欲爲小用必欲自用而不欲見
用於人豈非不明之甚而不思之大者乎大槩此文
前後論議率多如此就其間曲爲解釋亦不無可通
之義理而終不直截明白此所以致尤翁之疑者也

答李同甫

別紙一一領悉適此病憂惱撓未能極意相反復是
可恨也大抵自有近日事覺得於美村平日尊慕之
意十減三四盖前此徒聞其門生弟子誦義之言家

庭鄕黨行誼之美而至於事業之施於當世論議之
見於文字則未有考焉故只一味尊仰無復有他意
矣及至今日兩家對辨文籍悉出然後乃始得聞前
日之所未聞而見其終始本末可疑者殊多而尤翁
前後論斥果不無所以此實非激於一時論議之交
爭而故作此意見也因此益知彼家子弟門人所以
尊其父師者適所以爲其病而無益於揄揚也此文
之峻於東西之論而緩於己庚禮論者其意誠未可
知而竊意其眷鐫之私特甚於人故保合之意於此
獨切宜不比東西之論也然其所謂嚴於東西者未

知何事而至於從祀議定而黨論可息云者則又有不可知者槩觀此等論議實未免迂濶使其出而做事果可以有爲乎以此而求多於尤春諸賢吾未之信也

答李同甫 戊辰

左右長書得失人之所見不同固難一槩論而以吾一家言之如季達則以爲明白精詳有益於尤門他日事而仲父則以爲多事而無益如伯父之意亦似如此然以爲多事而無益者猶是憂慮之言非以其言議道理爲不是也至於時輩之汹汹嘵嘵深議而

峻攻者全是不相諒不相愛之故此又不是道也最
是師友親舊情意相通如玄丈君輔德涵諸人而意
思如此則在左右固宜不安而玄丈書意又如此則
尤當踧踖矣曾聞此丈見左右論曾丈書以爲所論
大抵皆是今於此書以爲不快者何也豈謂意見雖
如此尤翁之攻彼方峻則不當復以此等議論助成
也耶涵令所謂處世道理者未知其意如何而若或
出於利害之論則非所知也此令相見甚忽忽於左
右事不及深論而其意果似以爲未善今記其一轉
語有曰吾雖未見其書然聞其彼此書意不在於論

難質問而要不過一意相承云且謂尤翁於尼山論
議之峻更無餘地又何有可發之端而乃爲此書也
此其意似與玄文一般矣盖左右之書本非出於論
難質問之意專爲門生仲辨之疏猶未盡說得尤翁
意思及彼此相爭前後深淺之故雖所謂左袒尤門
者或有聽瑩而疑惑者故欲因此書致助於仲辨之
道也今玄文及涵令不察此意槩以師友規諫之事
望賢者而又以論難質問之例觀此書則其論之如
此亦不足恠也然吾輩皆坐在裏許或有不自覺知
者長書語意今固不能詳記而無乃所論於彼太苛

切劘核惟恐其不傷而於此則又委曲傳會必欲歸之至當底義耶若有豪分如此意思則於公平正大道理亦頗有害雖其是非大體得之而不可謂盡善矣蓋雖主於發明師門心事而道理所在不可少著偏倚且此與對他人辨明有異尤宜有斟酌消息之道矣以此而言則玄丈循令之論或有可以自省者耶然此事不專為左右言也吾輩今日大抵以尤翁為宗師而時論所激急於扶護易致得如此道理是非天下萬世之公非一人一時之事求之吾心或有未十分安而扶抑之偏若有不免硬說將去心口不

相應處則豈不爲自欺欺人之歸也然擧世方攻尤
翁其始皆以人非堯舜何得盡善爲口實而畢竟至
此吾輩若又以此箇意思處於其間或不免助成其
弊則大不可但當默察深省而勿使人覺知可也規
諫一款推此義言之亦同蓋雖依歸宗師苟有所未
喩固不可不盡其說但在今日亦有難於爲說者此
則來示固然然遂謂爲世所棄而不當復有規諫之
事則恐亦太過尤翁之於尼事所處誠有未善所論
誠有失當者則至誠規諫在何時不可若如此說則
恐不免於時論所激扶護太偏者矣左右長書雖主

於神辨亦以尤翁所處所論未見有失故其言大抵如彼若心中有大段未瑜者則亦安得一例唯諾贊歎耶致道則於此事意見與初無異不待更問也

答李同甫 己巳

涵令書依領書中勉戒甚厚此意良厚士直云云悵不得詳聞然其意亦可想雖無朋友相勉禍變哀苦無復他念區區感厲之意豈不有加於前而惟是精力摧殘自强不得雖尋繹書冊不無一二見得前日所未見者而終覺工夫間斷不能接續恐卒於無所發明而孤負師友之望耳然於收歛存省處或不無

尺寸之進若保此不懈庶不至爲七顚八倒不識痛癢之人切望因書時有以提警耳

答李同甫

論語果自前月讀之然精力昏短不能大作工夫且依朱子讀書法曰看數段反復涵泳雖於文義未便有新得然覺得聖人言語一句一字皆切身已不至如前之孟浪無意味此或是自家意思稍勝之效非所見進益而然也前書所云蓋亦以此而言非有大段義理可以相告語者然或有疑晦未通者則早晩因書求教誠所願耳士直所謂大段可望者不知何

所見而然然其責勉之意則誠厚雖不敢遽當亦何
敢忘也

答李同甫

成卿奄忽殊可傷悼渠亦於平日說及左右頗有願
見之意恨竟不偶也此公學問論議實不草草雖太
尚事功不免關熱之病然其思索窮格工夫要非今
世學者所可及至於風流弘長愛好人倫尤不易得
游從數年開益良多今遽至此尤爲可惜耳

答李同甫 壬申

金問往復書當初雖一再看過亦不能以圖說一一

對勘而今已久遠不復記其曲折之詳矣然其大體亦略可言最初○一段所論士直統體之云固未的當而彥暉之說亦未見其爲允至其以土兼五行爲氣則然而質不能然者殊滯泥不通又妙合二字明指理與氣合而今必以爲五氣之合者亦不是又其論繼善成性地位亦有遷就其說之病大抵似於朱子圖解不能深考篤信而好自立說此恐非小病至於士直所論理亦有不通一段推極言之雖似有些意思而說得太宰固亦恐未安此外小小枝葉之論似互有得失而今亦未能具論也又觀其論說大體

士直雖多依倣先儒成說無甚自得而疎暢條達亦自不易但少沈浸醲郁之味彥暉務以高簡自持不爲支蔓其精深峻潔固有可喜而似不免局促滯陋之病此又兩家問學氣象可見者然也但覺彥暉之說略傳註不肯下心好立己見不盡人意此意恐於道理有礙未知明者見之以爲如何因來諭及爲幸

答李同甫 癸酉

李妻衍奉領辱帖披復欣釋殊不自已湖亭之勝想來輒覺神徃況日有臨泛之樂此何異活畫中仙人

耶但聞稍費經營於開荒却恐損閒趣耳此中想得無他而李內纔至徐妻又去忻悵眞難爲雙也昨入白雲盡日而歸頗得舒暢幽討徐郞同遊必能道其詳也所須齋記固願效其愚而名義甚大極不易發揮德涵猶且退託此何敢進而當之耶至於小詠雖不比此但不欲爲此等韻語如谷雲諸詠則蓋有不敢不承命者今難準彼爲例也想有以蒙察餘紙窄且忙姑不一一

答李同甫 乙亥

家居踈冷尤於將攝不便近亦連在院中雖辱病未能

看書而講說猶未全廢來者雖未便脫出科臼而內外賓主之辨則亦未嘗不使知之至於日間肄業則不曾傍及於程文一路蓋此不惟道理當然亦可免酬應之煩故耳來示切宜常益加勉樂甫必能詳道此間事矣

答李同甫 丙子

禕書見之示意亦具悉李疏尚未得見而鄙意本謂章甫進言雖或出於憑藉傾軋而要不當加以刑誅耳非謂徐台之罪如疏中云云也然衆口之尊者則蓋亦無所不至非獨一顯命也此豈無端做作專欲

售其傾陷之術者耶設令如此只當嚴辭斥退使其說不得售可矣必加以刑訊者又何謂耶祥書有明褎處之之語吾未知褎處者將欲如何陳東歐陽澈之死也時議必有所藉口而自今觀之果如何耶吾之此言亦非謂顯命果如陳歐也然朝家之所以處之則其弊將令異日有殺陳歐之事矣此安可不深慮耶祥之意見固不足道而來諭所謂頭顱處斷其輕重然後其下是非可以剖判者恐亦與鄙意不同也如何如何此友固知其意見之差而然其所差不止於毫釐則其繆又豈特千里而已耶且心雖無邪

而所論不正則其害於世道國事又何可勝言然渠以相絶爲言則又非知我意者但每事不相合如此雖欲如琴瑟之和亦自不可得矣此可爲慨然也

與李同甫

一雪助興不減山陰倍令人懷仰此時靜況當益超然顧何由披奉於紙窗鑪火間耶此間得子益數夜來宿諸生會者亦八九人甚不落莫三令不日亦嘗來過獨不得致吾人一來此爲悵悵耳家人得酒奉寄舉杯嘗更見思餘不宣

答李同甫 丁丑

先集七闋一章之說已略述鄙見爲一小文字方擬稍呈求教今得來示已先得之其中如午前之當爲朔初亦正符鄙說甚幸淺見之不悖也但所謂零分盡後冬至卽入此便新分者恐亦少誤蓋所謂餘分者卽中氣之贏於朔時者卽其盡處便爲中氣不容於盡後方入冬至也細究之當自了然玉齋兩說之異一以成數言一以實數言此則似無可疑矣氣盈亦月之所不及此亦不難曉令便適忙甚不暇一一

答李同甫

彥暉往復欲一奉質而未及矣承已見之且謂所論

無甚差謬甚幸再昨又得其第五書只是舊套而辭
語益窘東牽西拽不免又出千餘言直從其病敗肯綮
處痛與破除不知渠又何以轉身也趙公所云未知
何指而頓見道以略傳彼說云云若以知覺專爲心之
用則智之用是何物今此云云豈亦指此耶此說未
知如何幸思量見示心之鑑一語誠亦未知其的確
來說似稍穩而知之理又覺泛然無味如何如何鑑
字或作明作通又未知如何通書以通言智矣
一玉溪盧氏說此亦非適見之疑其未是情固性之
發見者然既乘於氣則便涉形器安得謂之形而

上也

答李同甫 庚辰

歲新矣遠帷侍奉爲政凡百增勝瞻往一倍懸懸歲前兩道書皆得承領多少示諭極令人開慰官事擘多愁痛石潭一行足以償當而有餘況聞已聚集有志士子將與共講先生遺書此又豈小事耶可賀可賀愚意更欲以朱夫子白鹿洞規及陸子靜論語喻於義講章特爲諸生誦之尤爲切要如何如何子靜講義未知彼間有錄本否如無之當於後便抄上觀道日科舉此一義尤須大段發揮也兩李固皆大家

而抃光慘然豈謂玄文家乃有此事耶华不均固無損於堯舜而開一邊侮辱之言無所不至云誠可痛恨也服人過歲於泌州數朔始歸家眷聚羝變而徒有文學如流之感無復伯玉知非之效奈何奈何所須鄉飲儀節此有院中已行者當令少輩鈔上而射儀則此未曾行似難倉卒講定矣餘萬冗甚不具

答李同甫

一味馳想茲於褫中承拜手字累牘披慰不容言第審慈闈體候不甚安康官況又多難了深令人奉念近來州縣固無處不弊而不謂此邑一至於是當初

吾輩相勸眞可謂不善爲謀尤可歎也然念去就之際亦不宜太輕雖私計有不便者朝家差遣止欲蘇殘振弊初旣不能審量而徃赴曾未半年輒欲棄歸恐於道理未安不但傍觀之譏笑而已幸更深思熟計而處之無遽草草如何石潭聞更徃來敎學且有緖深以爲慰此事亦不能久長則爲可惜矣鄕飮儀節不知去處方令學子輩檢尋俟鈔出附便爲計也歸自江都連以齒痛無聊度日近旬日稍歇而病憊居多不能著實讀書只將楞嚴開看數過於其旨意所在頗得勘破仍有以見其詖淫邪遁之實然以毋

川不看莊列之意則未知如何耳悤悤作報不能一一

答李同甫 壬午

辭疏批旨旣非常又聞昨日筵中兩趙有所陳白雖未詳其措語與旨 上所答如何而輾轉至此罔感罔措欲於數日內更以病辭仍請其罪而隱之於心誠覺怵惕不安矣然亦奈何于三從前有攛掇之意今此敦寧之除想亦相議爲之而設令因此追令一出此身豈遂立朝從仕者哉無補於國事而徒令此身狼狽因以獲罪亦未可知果何益哉蓋從前不仕

非有他意只以禍釁餘生念絕榮宦唯有終身自廢
爲得其義分而已豈容以恩數之加威命之嚴而遂
變其十年所守哉如子三尚亦未知此意他人又何
足道哉觀此頭勢恐終得罪而後已奈何奈何

答李同甫

職名又攺悚惕雖深此則當以吏局親嫌不勞卽禠
是却可幸爾吏判問答得略聞爲慰一謝云云鄙意
恐衰與彼言皆未盡事理之實若道理合須一謝則
出而復入亦豈甚難只是目前未見有可出之義耳
蓋今番事雖極非常若以大體言之甲戌初豈不尤

重而當時不曾一謝豈有爲一時恩數而遽出者耶

答李同甫

班祔位神主似不當傍題人家所行大抵皆然祝文則時祭固無之而忌祭恐不可闕未知知禮家如何行之也禮學素所昧昧而鄉里後生時有來問者殊覺難對不但愧恐亦慮因一時應對致誤人家重事每欲一番考究禮經以下文字粗識其源流常變而精力不逮迄未之果恐卒於鹵莽無聞也可歎可歎

答李同甫 癸未

子益長書來後始得見其中雖有一二可商量者而

大體自正當一場紛紛亦何暇恤但未必因此遂廓然眞韓子所謂空言何補者也

答李同甫

別紙所示具悉近來閒一獨臥靜思世間死生禍福皆有天數非人之所能爲假饒今日百種安排計較都是枉用心力於定分無毫髮增損況於仰人鼻息以爲舒慘豈不可恥看得如此頗覺身心安泰無事亦願衰以此定心自今一切放下不復措諸意間也

答李同甫

忌祭時只出當位據卽今事勢似當如此蓋考妣並

祭本非古禮況今未合櫝則只與未入廟一般處之恐禮意然也

答李同甫 甲申

向來看救弟病旣出於情理事勢之不容已則又何謂未深思耶庾衮所處豈此之比而朱子載之於小學書此豈不足爲訓耶雖是已事亦係處義之大端故因來諭之及略奉報爾

答李同甫 乙酉

早被手字良慰昨日餘懷送來三紙俟從容奉覽或有所見則當略報去而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且欲服

膺昨日之戒恐或不免虛還也精微之義發之太早要翁亦以戒於安習之此語本非有自高之嫌而無乃其他言語尚有不能謙謹者致得高明疑之如此耶自處太高自信太過雖於區區未甚著題然方寸中或有些主張之意則其發之言語文字者自不覺其犯此罪過見疑雖過誠亦藥石之訓自此欲益加勉戒爾餘不具

與李同甫

子益文字纔始尋得送上覽後還之如何似此精微義理說得太郎當無乃益滋人惑耶如愚本不敢說

到此處而被渠推演至此亦未知其果如何爾

答李同甫

文字何忍終孤只速成難必故前書云然矣謹當不忘于心而至於明月等文字不比此緊重且區區本欲自今後不作閒漫記序之文此蓋有多少意思不但爲省事調病計也況今精力無以辨此幸早求於寒水如何

與李同甫 丙戌

近頗瞌睡伏惟調況益安協脇痛眩譫漸就輕減而神氣却更困劣須費多日調養可得如前矣本根不

莊實易敗難復如此殊可悶也前示知覺義當時率
意草答不覺猥多難於淨寫拔在書簏中不復料檢
矣今始令學子輩寫出看得其間多有可刊削者病
不能辨此輒以呈納幸以數語批示如何精微之理
誠得太郎當殊覺僭率而實亦無固守前見之意當
蒙察也朴生弼周亦與金直卿論此義頃以書稟寄
示大抵只是主張鄙說而不無發人意思處雖間有
未瑩亦自可觀故附往覽後即還如何子益聞往德
寺有日彼中相去幾何今冬本欲一棲山房作旬望
計與舜瑞相約久矣而尚未成今欲往留數日因與

左右期會而病故適知此甚鬱鬱也餘眩作不一一

第一條

知覺之兼體用通寂感不必求之古書只就吾心深體黙玩則可見矣且以古書言之不獨知覺不昧一語如與呂子約論未發書以心之有知與心之有思分別言之不翅明白可見此心未發固自有知覺矣即如潜書所云心之知覺具此理而行此情亦自兼體用說蓋能具此理者知覺之體也能行此情者知覺之用也其義尤分明矣

鄙說非知覺則無以爲情而情外無別討知覺處此

正是離合說來論於此旣以爲誠然而却有疑於會動是知覺之說恐所謂誠然者實未見其然耳今只請詳究非知覺則無以爲情一句自見其賓主對待不容混合爲一所謂情外無別討知覺處亦曰知覺之用只於情上見之此外更無別途見得知覺作用處云耳非便以情爲知覺也若於此二句分明看破則自無疑於會動是知覺之說蓋人只爲有一箇覺故事至物來自會感動若其如木石之無知覺則雖事物來觸而頑然不動不動則又安有所謂情哉然則動固是情也而其所以能動者非知覺而何哉此

恐無可疑者
動底是情雖若異於朱子動底是性之說其實亦不相妨朱子之言就動上分心與性故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此則就動上分知覺與情故曰會動是知覺動底是情此等要須就實處體認而嘿會其大意見其名言雖同而不害其所指之殊所指雖殊而又不害其理之同然後方爲活絡正不當滯泥於文句之間也如何如何

第二條

心性雖有理氣之分然古人說心固有合理氣而言

者亦有兼性情而言者若從其合理氣者則言心而
性亦舉矣若從其兼性情者則言心而性情俱舉矣
不然而但曰心而已則又何以別於性情而人將疑
性情之外更有何物爲心矣竊想謙之之所聽瑩正
在於此故先生分別言之如此以明心之所以爲心
者惟此知覺而已此愚前說之意也而自謂於先生
立言之意庶幾近之矣今云心與性自有理氣之分
雖只曰心有何混於性之慮哉恐看得不免少疎也
且具是非之理與所以是非之理其分固易見而若
覺其爲是非與知是非而是非之者則殆不見其爲

異也而先生析而言之如此此見心之妙用發見於
情者其爲伎倆功能不過此一箇覺耳而卽是非一
事而其爲覺爲情分別只在毫釐間者如此今若以
覺其爲是非與知是非而是非之者只作一般意思
看則惡在先生銖粒分剖之意哉竊詳盛意蓋以心
只是合性情之名除却性情更別無心故不欲以知
覺與性情分而言之而又以知覺專爲動後事故謂
知覺卽情情卽知覺而不容有所分析也此其從來
所見者然而獨於潘書所謂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不
能無礙則又謂此知覺字只泛言心之大體未必爲

緊要也若協之見則以為雖曰泛言而亦旣以此言心矣且旣曰具此理而行此情矣固不容以為贅疣無當之說況覺其為是非一句分明說出知覺之用尙安得為泛論而不緊要者哉夫旣有所以是非之理又有知是非而是非之情則智之體用具矣此外宜更無物而又有所謂具是非之理而覺其為是非者何也此必有說是豈可不深思默究以得之而顧但曰泛言而未必緊要可乎來論所謂只曰知覺則恐不嘗輒以能知能覺釋之此亦未然中庸或問所云至靜之時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此雖有能

所之分而其爲知覺則一而已矣蓋人心雖有知覺
而其用則因事而見知知寒暖覺飢飽寒暖飢飽者
所也知覺者能也非所則能無所著故知覺之用必
因此等而見若未有寒暖飢飽之前則雖有知覺而
亦無自以發用矣非並與知覺之能而無之也或問
所謂能知覺所知覺其分蓋如此而已何嘗謂能知
覺者非知覺而必待有所知覺然後乃可謂知覺也
哉來諭第一條亦以朱子與南軒書中知覺不昧謂
指能知能覺而言則是固以能知能覺名知覺矣今
却云知覺不當以能知能覺釋之無乃自相矛盾之

喜乎區區於此竊所未諭

第四條

更詳德久問意蓋見孟子生之謂性章註以知覺運動與仁義禮智截然作二物說故遂疑此知覺者旣與性爲二物則果何自以發端云爾是以先生之答如此詳味只是二字蓋曰氣之虛靈自會知覺初不干仁義禮智事也前日鄙說固未盡此等曲折而來諭所云德久果問其理之所自則先生何不曰自何理而發端必謂氣之虛靈耶詳此語意蓋謂德久若問知覺之理則先生必以原於稟性爲答也此恐未

深察於當日問答之意也蓋德久之問本疑性之外更有何物能爲知覺而先生若復以原於某性爲答則却非當初分別性與知覺之意何足以解德久之疑耶來諭又問知覺之理是仁耶義耶禮耶智耶抑非仁義禮智而別有所原之理也此問誠似喫緊而前年幷生光一已嘗有此問矣然據先生說旣曰知覺是氣之虛靈處而來諭亦曰因其虛靈有此知覺今欲知知覺之所原須先尋氣之虛靈原於何理而後可也愚請還問左右此虛靈之氣原於仁耶義耶禮耶智耶若於此道破則知覺之所原愚亦可得以

言矣

第五條

道以說似亦略有意思然其所云沖漠無兆朕者只是智之本體若其發用則豈可如此說哉高明之疑之也誠是然遂以靈明伎倆為智之用則恐亦非其本色區區從來所疑正在於此耳

第六條

潘書與諸說誠難定其孰為先後然其義終難會通為一故或疑有初晚之異是亦不得已焉耳蓋以知覺為智之用則不當曰具此理而行此情者其具此

理而行此情則宜不得專爲智之用而先生之言如
此此愚之所未達也雖蒙高明反覆敎告以二說不
相妨之意而拘滯之見終未能豁然盖詳來諭之意
以潘書知覺是之謂心之大體能知能覺者而已非
指動後之知覺則謂之具此理而行此情者固無不
可此乃前後所論之主意也愚未知所謂能知能覺
者與動後之知覺是二物乎抑一物而有體用之分
乎若曰二物則是有兩知覺也非愚之所敢知若曰
一物而有體用之分則動後之知覺固能知能覺者
之所爲也今以動後之知覺爲智之用則將以能知

能覺者爲智之體乎且智卽性也理也而今曰智之體能具此理則是以理具理也庸非所謂頭上安頭者乎豈理也一句誠失之太快然鄙意未嘗以朱子說爲無理也朱子說雖不無彼此異同然其以知覺爲智之用也不見有具此理行此情之語及其言具此理行此情也則又不以知覺專爲智之用矣今高明 口並說兩義方以爲智之用而又以爲具此理而行此情此於理疑若未通故愚敢妄有所云其言雖甚僭率而其指固有所在矣高明不以自當而乃欲使朱子替受無理之謗得無未安者乎呵呵

右諸條所論只據舊來意見略申前書之說非敢自以爲是而有墨守之意也況高明所錄示語類中最上數條一如仁說及胡吳游諸書之意而其不出於初年者又明甚區區於此豈容復措其言耶然其所論知覺體段要亦本之朱子而推及於其所未言者爲多雖未必中理而或可爲高明玩索之一助幸毋遽一筆句斷而更加思量如何蓋愚於昔歲居憂永峽也偶思此義以爲知覺非惟不可以爲智亦不可以爲智之用蓋知覺專一心之德而智則居五性之一知覺氣之靈也智則性

之貞也知覺屬火故光明而不昧智屬水故淵深而含藏知覺之功在鑑照能運用其妙不可測智之功在分別有條理其則不可易知覺如蓍之德圓而神智如卦之德方而知此其體段之偏全氣象意思之不同者然而不可混而一之也當時儕輩看得如此而亦不敢自信遂徧考朱子書中論此等去處以驗其是非蓋或合或不合而合者少不合者多矣於是心竊疑之反復推究而終莫能會通爲一及見潘謙之書明以知覺與智分而言之輒犂然有當於心意其爲最後定論而餘說之異

同著亦當以是而折衷之矣自今觀之知其未當
而若其不能會通爲一則猶夫前日亦不敢强爲
之說矣大抵此段義理本自精微而先生又逐人
疑問各隨地頭說去未嘗以兩義對同契勘且如
仁說胡吳游諸書及語類數條之說皆因當時學
者疑知覺之可以屬仁而言其當屬乎智主如潘
書所言又因論心性情之分而以知覺屬之心此
所謂各隨地頭說去者也且不獨潘書然耳如中
庸序論人心道心專以知覺爲言此尤難作智之
用看當時若有人並舉此兩義問於先生曰知覺

既爲智之用矣智之用何以能具此理而行此情
智之用何以爲人心道心云爾則先生於此必明
有判決而其所究極同異剖析而會通之者不但
如今日之寫在册子上者而已惜乎門人弟子無
善問者不能一言及此而遂成千古未了之案耳
抑愚之偏主一義而不能會通於諸說者固爲拘
滯之甚而高明之說似亦不免於左右佩劍依違
牽制兩無所發明無乃類夫齊楚之得失耶愚意
欲且置而勿論只將作話頭一般時時拈起思量
以俟其自然會通爲宜如何如何前書所引仁說

乃見於語類者非大全仁說也然本說作仁之事而今作用老筆誤也

所示語類諸說中最上數條固當爲盛說之證而其餘則似於彼此所主之義無甚關緊其中一節或有可爲鄙說之證者然亦不暇詳論獨其論能覺所覺二條意必謂其可證知覺原於智之義而拈出以示然詳先生之意本不謂此年前嘗有劄記論此二條頗詳故別紙錄呈恐亦未便契合也別紙見辨識

所論光齋文集中知覺說亦有合商量者盖光翁論

心之知覺以潘書爲主則固同於鄙見而但其謂同程所說知覺謂子無論知覺嘗云程說覺與孟子所說知覺有不同者故一屬智一屬心云爾則其意非不善而無奈朱子之說不如此尤異者所云知覺則又只是知寒煖識飢飽之謂此豈非心之用而可與潘書所云分而二之乎宜同甫之有疑於此而其所辨證亦可謂明白矣但尤翁說雖失契勘於朱子之旨而若其分別心之用智之用則儘有意思不容抹過蓋曰心之用者專一心之妙用而言也曰智之用者偏以智之端緒而言也智之端緒則固不能外於心而若心之

妙用則豈可偏屬於智哉高明不察此義乃以先生之意有如旣屬心則不可屬智爲疑是不惟不盡先翁之言之意亦悉於心性分合之際察之猶未密也抑又有一說心性雖有理氣之分而其發亦非有二岐也蓋理無爲而氣有爲故凡性之發卽心之知覺者爲之性中雖有仁而非知覺則不能發而爲惻隱雖有禮而非知覺則不能發而爲辭讓雖有義而非知覺則不能發而爲羞惡雖有智而非知覺則不能發而爲是非是則性爲經而知覺爲緯性爲道而知覺爲器以性爲知覺固不可而若以知覺與性截然

分爲二岐而各自有其用則亦誤矣尤翁之見雖本不如此而但其立語簡略乍看或似有此槩若以鄙說之意通之則自當無疑矣

聖學輯要心統性情條下朱子說云云當初來書不曾見及記得後來似有所追示而尋亦忘失不果奉對矣竊詳此條似是栗谷節取大全元亨利貞說及潘書之說合爲一段以解心統性情之義者性情之主以上元亨利貞說也即所以以下潘書之說也非別有此一段說話也始者乍看圖意其如此更檢聖學輯要如此處頗多無可疑矣又看得潘書雖無知

覺二字只覺其爲是非一句正說出心之知覺而與智之知是非者明有分別此正所謂只在毫釐間者請更商之如何

答李同甫

前書備述向來爲學本末歎其未究而擇辱求助意切雖借聽於聾非其所宜而意則盛矣感歎何已來諭雖名爲學而實不讀書亦不力踐者正協今日事夫以數十年閒居無它外撓而猶如此況於簿書錢穀之中而能不弛其進修之功豈不難哉亦知所謂虛費歲月者不盡出於自遣之謙爾今覓反尋初服

慨然有收拾補復之意則正亦如轉戶樞耳何難之
有亦豈他人所能助哉獨嘗念從古聖賢論爲學工
夫莫不以涵養本原爲先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有所
湊泊而致知力行之事始可言矣所謂成性存存而
道義出者是已吾輩只爲無此工夫故雖曰從事於
學而其聞見所得一二知解亦只爲口耳閒物而不
干於德性之知行事雖自謂依近道理不敢胡亂做
去而常患苟且姑息終無謹嚴篤實之意主於遷善
躁擾逐物流轉尤其大病此皆以本原無工夫故耳
今當以此爲戒一意以子思之尊德性孟子之求放

心周子之主靜立極程子之入道莫如敬者爲事常使此心湛然凝定不爲事物所侵亂則自是而發者其言動事爲雖有不中焉者寡矣至於讀書亦不須生面文字且只就四書中熟複溫繹爲善盖其文義雖已通曉而要更沈潛涵泳使其意味益親切而浹洽方爲有得力處此亦涵養一般意思朱先生以溫故爲存心之屬亦此意耳此皆區區所嘗欲從事而未能焉者故因來諭之及輒以奉聞欲相與勉之而共收一原之功胸中意思頗切而說得却不明白嗟領取其六意幸甚幸甚

與李同甫 丁亥

滄集序今始草成久廢之餘甚覺戞戞旣成又太繁冗而本不能簡約欲强加刪節則却恐失故步大體只得如此而其中語意未善者正賴明眼指示幸細加鑑裁一一示下如何其論學之意專以渠自道者爲據葢平日相知猶有未盡其蘊者到今誠難以臆見斷定未知此於盛意果如何也

與李同甫

前書想已見村隱集亦領否其詩雖不必可傳而其人甚可貴所載遺事有足考觀其唱酬諸作尤彬彬

齎然爲大東風雅之華今世那得有此鄙序簡短未
足以發揚此意是可歎也

與李同甫論服制答問

傳文必先言正體於上而繼言又乃將所傳重者固
明其爲適適相承於上然後乃得爲將傳重之子服
斬也此則文義明甚人孰不知而君疇之說亦未嘗
不如此矣恐不須費辭辨析今玆所爭只在於賈疏
適適相承四字必爲三世皆以適長相承與否耳正
體二字固如盛說不當與泛言正統正適者相混而
竊意傳者之意恐亦只道其常而不及於變耳賈疏

適適相承之文君輔既以為言當不言變則傳文正體字亦當以此意看而今却遷就於正統正適之說此未可曉也然其大意似為近之但是言外之意不敢聽決於聚訟之間耳

更詳只據傳文正體於上四字未見其必有三世適承之義疏說未知何據豈亦自有來歷抑以義推之耶要之後世論禮只從註疏腳下為說終難見正義耳

農巖集卷之十二

農巖集卷之十四目錄

書

答閔彦暉

[illegible]

農巖集卷之十四

書

答閔彥暉 丁丑

大學章句序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小註雲峰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番易沈氏云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竊謂

兩說只說得心之知覺與智字不相干涉智乃人心是非之理確然而有進則者也知覺則此心虛靈之用神妙而不可測者也夫以知覺專爲智之用猶不可況直以言智可乎且智則理也而謂之妙衆理謂之涵天理則是以理妙理以理涵理恐尤未安也右先生劄記問

公聞而有書故答之

前歲辱賜過訪幸非不厚而倥偬卒迫不能款曲承誨每以爲歎病懶因循又不能以一字見意只竊耿耿而已不謂私居講說猥徹明者之聽至煩手字教

告以所不及周悉諄復本末殫盡年來窮陋得此於人蓋少其爲欣幸何可量也然於愚見猶有所未達不敢隱黙更以求教伏幸垂察雲峰之訓釋智字意在詳備愚非不知也而敢有疑焉者疑其於心性之辨未明耳蓋聞之性者心所具之理心者性所寓之器仁義禮智所謂性也其體至精而不可見虛靈知覺所謂心也其用至妙而不可測非性則心無所準則非心則性不能運用此心性之辨也二者不能相離而亦不容相雜是故語心性者卽心而指性則可認心以爲性則不可儒者之學所當精覈而明辨者

莫先於此於此或差則墮於釋氏之見矣昔夫子嘗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朱張二子發明其義曰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心能盡性而性不知檢其心斯可以見心性之辨矣雲峰之訓智也雖曰輯朱子之說而朱子說本以釋大學致知之知愚未知此知字果與仁義禮智之智同乎否乎所謂神明所謂妙衆理者果指性之體耶抑指心之用耶如愚之見則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靈覺之妙而專一心之用是非之理固發見於靈覺之用而要不可渾而一之也今也以彼之釋爲此之訓烏乎可也朱子

嘗謂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故其
訓釋五性必主乎理而尤莫詳於論語或問玉山講
義或問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講義曰智
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其義側精確不容改易
所謂卽心而指性者然也若其言心之神明妙衆理
而宰萬物則專是形容靈覺意思其與主理而言者
旨意自別以是而訓夫智庸非所謂認心以爲性者
乎此愚疑其於心性之辨有未明者也番易之說雖
若與此少異其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則亦指此心靈
明邊用著耳殆亦猶雲峯之見也夫智是分別是非

底道理而今日妙衆理曰涵天理則不謂之以理妙
理以理涵理而何哉愚之蓄此疑盖久而猶未敢自
信及見朱夫子答潘謙之書有曰性只是理情是流
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以知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
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
此說於心性之辨極其精微銖分粒剖更無去處殆
是晩年定論其他異同之說無論語類所錄雖出於
當日手筆者亦當以此折之而決其取舍矣今雲峰
所以訓夫智者正此書所謂心之知覺覺其爲是非

者而非所以知是非之理云者則其爲認心爲性也
不亦明乎愚於是而敢信前日之疑之非妄也來諭
主張雲峰甚力其說雖多要似於心性之辨數之未
精而其他雜說又不無可疑者愚請得以終言之朱
夫子之以別訓智兩見於或問講義皆手筆也且其
義意明的自無可疑固不得言非定訓今日天下事
理有是有非有得有失智皆知之則固朱子別字之
意也而其下又却云是非得失之別出於事理而不
出於智則又似以朱夫子之訓爲未然者此殊難曉
今且以來諭所設譬者言之智之於是非固猶鑑之

於姸媸姸媸雖在物而姸者照其為姸媸者照其為媸此非鑑之分別而何智之為別正亦如此高明之論智也固曰事理是非皆知之而獨諱言別字何異於見鑑之照姸媸而不許其能別物耶且朱夫子之謂智無運用也亦言其只解分別更無施為作用耳豈並與其分別者而無之耶且事理之有是非而分別其為是為非又何害於無運用耶今也硬守無運用之說而輒致疑於別之一字是將於事物是非一切冥然都無知識然後可也豈理也哉此其可疑者一也性固是此理墮在形氣中然形氣之與理則固

有分矣不當遂以氣機之發用者爲性也變之理亭
之宜則固皆從心說來然謂之理謂之宜則固指理
之本體矣非直以此心之靈覺言性也盖心性之不
能相離而亦不相雜也猶太極之於陰陽也今以性
墮在形氣爲心之所盛貯發用而遂謂其不妨以心
言性則是陰陽可喚做太極也其可乎此其可疑者
二也道也性也同實而異名者也統言之則謂之道
指在人者則謂之性其爲形而上者則一而已矣今
曰仁義禮智非形而上者謂之道則是以性爲形而
下之器也其可乎竊推高明之意盖曰道之得名專

指天命流行之初人物賦受以前故謂之形而上若性之墮在形氣爲心之所盛貯發用則自當別論不嘗以此名之也即如此說亦恐不免於誤聖人之言道固亦有主天而言者然語其理則固無所不貫矣況此兩句通天人事物而一言之在天地則陰陽五行形也而理則無聲臭在人心則喜怒哀樂形也而性則無體段此皆謂之形而上此皆謂之道又安有彼此之別哉盖此立語與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者自不同彼以天人而分此以理氣而分今高明乃以此一句與在天曰命者比並言之專以道屬之天而人

不得與焉是雖欲不以性爲形而下之器又安可得也吾夫子發明道器之意恐不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蓋高明之見與愚異同者雖似不爭多究而言之其大相徑庭有如此者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正學者之所當明辨其不可不汲汲歸一也固如盛誨謂敢悉論所聞以獻其疑伏惟高明虛心察理無主先入反覆講評務歸至當實所願幸此外有可見語者並告勿外因書詔之尤荷愛予也

答閔彦暉

前書僭易竊深悚惕辱教乃不以爲罪見於讞疑語

條頴豪爽可此見高明窮理求是捨己從人之盛心豈勝感歎但胡說是非止今日論議之根本而未得歸一則來諭所謂瀾漫同歸而無參差者殆猶未也區區之見前書已盡今雖悉意而言蓋亦無出其外只請尊兄且試虛心平氣先思所謂心之神明與虛靈知覺是同是別又思所謂虛靈知覺是性之體段抑是心之妙用又思所謂妙衆理宰萬物者與愛之理宜之理（此一句卽論語或問訓義字者）是一般訓釋抑是兩般彼此參互細究同異則於胡說之是非得失自當瞭然有見而無俟乎多言矣不然則爲說愈多而惡愈不

明其始本欲救護前人闕誤其終却成差錯自已見
解矣如此恐於彼此皆無所益愚故於來諭之說不
復一一致辨獨其中一段謂以別訓智未若仁之愛
義之宜此最可疑故不敢隨例放過謹試質之夫智
之分別是非例之於仁之愛物義之制事其爲體用
一也而以能所言之則仁以愛物而物非愛也義以
制事而事非宜也智以分別是非而是非非分別也
是則分別爲能而是非爲所二者之分亦已明矣今
曰是非非智則是也而欲遂並與分別者而謂之非
智則此殆混能所而一之也其可乎且如是說則及

物之愛制事之宜亦皆不足以言仁義矣何者所愛之物所宜之事固在外而不在吾心耳然來諭之言固曰愛之於仁宜之於義血脉通貫則亦以事物雖在於外而愛之宜之者在吾心焉耳然則是非雖在事物而分別獨不在吾心乎以此而言別之訓智又何異於仁之愛義之宜乎更詳來諭之意似謂分別是非雖智之事而不是智去事物上分別得是非出來只是他自有是有非而莫逃於智之鑑照其謂之分別者只是是者爲是而別於非非者爲非而別於是此皆因智而呈露而非智之所發用故謂之異於

仁之愛義之宜也若果如此則其推之又似太過夫朱子所謂分別亦以知照而言非有他也然不曰知照而必曰別者以事物必有是非兩端須合分別故其爲訓如此益見其端的不可易矣今來諭旣曰智能知之又曰如鑑照物則何不以知照之意看此別字而必欲費盡氣力分開作兩般說耶竊意高明於此非知有所未及特以雲峰之說爲先入之見而意其於訓智無以易之故雖朱子手筆定訓猶疑其未十分的當而不若此之親切從而生出許多說話所以其說愈多而人愈難曉更乞濯去舊見以來新

意如張子之訓當有以自見得失矣至於雲峯之認心爲性恐非敢遽以是斷其全體特據此一段以爲其說有此病耳然使其平日所見眞能玲瓏透徹無所隔碍則其見於說話者必不如是之儱侗學者於此正當明白勘覈以求眞是非之所在豈可肚裏先横著一箇胡雲峯一例寬假務於言外求意室處求通而委曲遷就附會其說以失了義理眞脉絡耶嘗見四書小註雲峯諸說非無可取而類皆從文義訓詁上差排推演備體說過全無貫穿精深自得意思今不暇一一指摘而大槩如此要可見其非朴實頭學問固未保其說之無差也愚恐此亦是自家於道理未能十分明白眞實見得故其於前人

說話亦謂不妨且如此看耳若使於是非同異之際眞見其毫髮不可差互則豈容有所假借耶愚之爲此言非必欲觝排前人亦非欲自傳己見只以講明道理當務著實不敢周旋入情苟爲唯諾惟明者亮之秋炎尙熾不審履道沖勝神相增福冒協向來以六七朋友相守講學頗有警省春夏以後次第散去遂一不復來眞所謂法堂前草深一丈兀坐憒憒了無進步處深可歎也承許舟行過訪不知定在何間極令人凝佇餘不宣

又詳來諭云大傳以卦爻陰陽與未有卦爻陰陽

分形而上下猶在天在人性命之别此際未安其中未有二字正是緊要差舛處夫卦爻陰陽固皆形而下之器而卽其上面自有沖漠無眹底道理此所謂形而上之道也若如來說則似專以未有卦爻陰陽時節屬之形而上而卦爻陰陽旣具之後則更無所謂道也聖人發明理氣不離不雜之妙只用此兩句其語極渾圓而無罅隙其意至精當而無滲漏明道所謂惟此一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者以此也夫豈隔斷先後層分高下如來諭之說哉高明之見當不至此恐或說得有差更告詳

之

答閔彥暉

昌協晩始知學於道未有一斑之窺乃蒙高明不鄙以爲可語猥與之上下其論三辱惠書教告益殫發其所蘊而進其所未及辭約而義博文高而旨深雖淺陋未易測其涯涘窺其閫奧而爲賜之厚其何敢忘顧以伏讀累日終有不能無疑者私心不勝憤悱輒用別幅條列求教伏幸覽觀抑今日論辨雖似係於訓詁文義實則究乎心性精蘊此豈愚之所及而向者偶因高明俯叩率爾而對往復之間遂費辭說

不自知止多見其僭且妄所恃惟高明財恕而已來諭戒無以朱先生胡雲峰爲輕重又謂雖朱先生亦不可著在肚裏此論儘高非世儒拘攣之見歎仰歎仰學固非一家之私惟其是而已矣豈可著意輕重有所偏主然嘗妄謂朱子之學孔子後一人而已如濂洛諸先生高明淵懿固無間然而若其問學之極至義理之精微訓說之的當恐莫先於朱子苟曰學矣而不取衷於此亦妄也已愚故欲學者沒身從事於其書不得不措其或意有未契言有難通則毋遽立已見而虛心致思積久潛玩卒於無可疑然後已

爲或彼此殊訓前後異旨則互備執一說而各隨所
指究極會通見其不相悖然後已焉若乃手筆有初
晚記錄有得失則尤宜明著眼目審細參證見其孰
爲正論孰得本旨然後已焉至於古今諸儒之論自
已一得之見亦皆考實於先生而觀其合否合則取
之存之不合則去之改之乃爲能篤信先生而善學
者蓋愚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然今玆之論實亦難
本先生以理言體之旨而考定訓於或問講義證義
例於論孟集註又參之以語類諸說蓋無有不合者
而獨心之神明一語似有異焉故輒敢謂其本訓心

之夢覺而非訓智也又敢疑雲峰不察心性之辨而誤作智訓也又雖以兄之爲雲峰主張如是之辯且力而猶未能遽紬朱子定訓以從之也以此而言有所輕重於二氏以此而言肚裏著朱先生亦愚之所不辭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昌協近有小屋役日徃來斧斤畚鍤間無暇親筆研書成而杏洲罰期且迫矣恐又不免稽滯殊可歎也秋雨生凉所祈道履對時增重以慰瞻仰不宣

來書云在天在人 止 如是而已

此義已經朱先生發明詳盡協雖愚陋亦豈全昧

蒙高明開示無餘其敢有他說然智之爲含藏確定正以其無他作用只會分別而一是一非明白的確更移易不動耳此於四德之貞四時之冬五行之水氣象意思無有不合若所謂神明妙宰者則未見其與此相近而高明一主之一奴之此正愚陋所未解

來書云火行長養止節文儀則

嘗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本以訓禮樂之禮非直訓性也蓋有子之言專就行禮說故朱子訓之如此若直訓性則須如論語或問敬之理玉山講義恭敬撙節底道理然後爲本色訓說矣朱子嘗論天理

節文一義曰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藉觀此語意其非直訓性可見矣雲峯不察反以併擧於仁義之訓愚嘗竊疑焉久矣前此書中本欲一併道破恐兄尤駭創聽又成一義端故置之矣來諭却引此爲證所見之矛盾每如此誠可嘆也

來書云先生雖有或問止非怪而秘之也

心之神明一義亦只見於大學或問而不以著於集註何也以此爲取舍之決恐難出場

來書云愛也制也止一身者然矣

此一段最來諭中喫緊語高明之所自得自信以爲人所未曉者正在於此以愚觀之其爲差謬恐無大於此者夫性非他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是以愛非仁也而愛之理是仁以此例之則別固非智而別之理豈非智乎惟心中有此理故事物之是非感焉而心之別者形焉其用雖因是非而見而其體則固具於是非之前矣譬如鏡之能照自其體然豈可曰因姸媸而有耶今謂別也見於是非而非智之所有此殆近於告子義外之說矣伊川所謂性卽理也一句最宜潛玩理中固何嘗著得一物而亦無所不有

此所謂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也以此而言則是非雖在事而所以別其是非者豈非智之所有耶又謂以智爲根則別猶蓄之稱傑驁之非其種雖急欲推而屬合於智其非一身者然矣此語尤惡醜差然亦不必多辨高明且道孟子所謂是非之心與朱子所謂分別者同耶異耶智之端端字與高明之所謂蓄者同耶異耶如其異也則已不然則所謂分別者安得不爲智之蓄而又何待於推而屬合然後爲一身耶朱子嘗論四端曰仁義禮智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

是種子所生底苗又曰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於前言者可以破來論根苗之辨於後言者可以證來論父子之說此意本自了然不待證援而明然非此則無以解高明之惑故略舉其一二爲證其餘可證者固不勝枚舉也然以別訓智朱子之說不翅明白而高明猶不之信至比之於苗莠之異種則是其自信之篤雖朱子之說猶在所前却矣然孟子一言固

已六條分別李子之說特其註脚耳若別之於智果不能爲根苗果不能爲父子則孟子當只說三端豈得言是非之心智之端耶請高明以此思之則所論之是非得失自可見矣

來書云所謂心之神明止相較量耶

神明之與虛靈知覺其異同姑置勿論且以來諭之說言之旣曰神明包性在其中又曰智之理包在神明二言之中則所謂神明者固非直言性矣其下所云妙衆理宰萬物亦只是言神明之用不知此十三字中何者直指理之本體耶訓性而無一語直指理

之本體則其果可謂真正訓釋耶雖不必一一較比
於變與宜而固不容若是異也來諭又以虛靈不昧
具衆理應萬事爲比此正愚之所欲道者蓋虛靈不
昧正是語心（語心二字是來書中語）故其下可言具衆理應萬
事若其直說性則何得更言具衆理耶以此例之則
神明二字之不得爲直指性亦明矣孟子盡心章註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與此知字之訓
大略相同此非有兩箇神明也統言心則且就人身
說其爲主宰專言知則又就心中說其爲妙用蓋心
是人身上神明底物事而其所以神明只是此箇知

而已彼此參互以觀可見此二字特以狀心之妙用而非直說性也且詳心之神明一語雖不直指其下若繼以別之理或是非之理等語固猶或可爲智之訓而今曰妙衆理則全說不著矣試更以此思之如何

來書云此乃朱先生止歸過於雲峯特重

朱先生本訓心之知覺而雲峯移以訓智之性故愚敢議其失高明反欲以雲峯之過歸之朱先生得無傎乎

來書云必須先破止如此耳

章句或問訓智異同不待盧教思之固久矣經文只是一經文知只是一箇知豈容有兩般訓釋然章句

槩言知覺之所知或問發明知覺之體段此所以畧
似不同耳然所謂知覺之體段實與來諭知之全體
是智者不同固不可以此之訓爲彼之釋也
來書云孟子之註止以爲得乎
愚於前書引或問宜之理爲說者非敢有不足於事
之宜而輒攻而從此也只爲與愛之理比倂說故取
其立語相似者欲以曉高明耳其實二者豈有異哉
只是一箇合宜底道其就事上言則謂之事之宜就
心上言則謂之宜之理於以訓義兩皆的確固不比
神明妙宰者之只說妙用而非所以訓性也

來書云或問止 以爲得乎

此說已見上鄙意亦非以節文儀則與仁義之訓不同倒而病之正疑其本不直訓性耳蓋朱子訓釋文義各隨其地頭皆有情意或一字而有數三訓者雖其大義不能以異而其表裏體用詳略疎密之際不容毫髮差互此正學者所宜究觀而識其所以然者不容以粗心淺見一側混視而無分別也

來書云抑愚未嘗止 昧性之嫌耳

謂別之於智不得爲根苗不可以屬合則其爲非亦旣也大矣謂心之神明云者可以當得心之德亦以訓

解亦甚切勝似別之理三字則其以爲不易之定訓也決矣何以又有是言耶大抵講評道理要在判剖切覈以求實是或非疵或主張有何不可只觀所見如何耳推尊過重揮斥太甚亦是鄙見偶自如此非敢故爲抑揚以失其平也

來書云伏願 止 天降之也

此教甚精當此意甚眞切敢不服膺向愚所謂虛心平氣者亦只是如此更願明者少留意焉幸甚

來書云道器一說 止 不可指惣耶

高明前後兩書說道器皆似截斷天人分爲先後故

愚不能無疑而亦意高明非昧此者故云惡或說得有差此豈爲不相恕者耶來諭乃謂說得亦不錯則似亦自信太過區區於此終不敢聞命

答閔彥暐

頃答兄第三書託杏洲傳去有日而趙生文命又以兄所寄小冊子來則知部書尚未徹几下而高明急於開諭愚昧又復申複敎告此意勤矣感幸何勝只是淺陋膠固徒知守先儒成說而不能默會於書言之表疏觀於昭曠之原致煩吾兄提諭之勤至於如此而終亦未能釋然開悟舍舊即新此甚可愧然既

有所疑叅難隱黙輒復別具條目仰瀆崇聽又此間有一學者私就來書論辨其一二條並以呈納此等想亦高明所樂聞必不以爲罪也抑今日所爭其大要有二理性之同異也性氣之分合也此是義理大原頭處本不易眞實見得亦不易明白剖判况吾二人者於此已各有一副定見一副成說今欲以口舌文字取必於朝夕之間求其瀾漫同歸豈易得哉誠宜如來諭所云姑置一邊各從事於存養格致之實俟功深見到庶有脫然融釋之日於是目擊心喩彈指而忘言豈不勝如今日之徒爲紛紛而兩無所益

哉此雖未易言此外亦宜有別項道理合商量者得蒙告示使得救愚亦幸至於今此鄙說雖有未契亦不須更煩同論也如何如何向來連有私冗兼苦旋暈伏枕多日近方粗安以致裁報此遲深用傀歉千萬不宣

來書云聖賢之言 止 豈聖賢之言哉

此言固是然愚之以理言性也正亦就實事上面指其本然底道理非欲懸空說理字也今且以智言之分別是非正是智之實事而其上面本然底道理則乃其體也以此而言智又豈爲遺却實事而空言理

者哉

來書云高明推尊止未至者也

言性而不以理則是將爲告子之生之謂性荀揚之氣質言性佛氏之作用是性耳安得不提出理字以明之哉然使言性者能會得此義則雖不直說理字愚又何病焉如云心之制事之宜固未嘗說一理字也若雲峰智字之訓非無理字也而愚却以爲病者正恐此義不明耳是豈區區泥著一理字者哉

來書云試有問焉止仁義禮智亦然

元亨利貞朱先生圖說理也有此氣也有此此乃秉

性情體用混淪說而若程子則又都不說是理是氣直言物之始物之通物之遂此又卽情而名其性因用而著其體也蓋理氣本渾融無間而理無形體因氣而著氣之運行卽物可見故朱子嘗曰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是有此理言物則氣與理在其中朱子說止此此明道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仁義禮智亦然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敬曰禮通曰智此皆卽情而名

其性固用而著其體者然也然在天而謂之道在人
而謂之性則理固爲其本體而氣特其所乘而發用
者耳又豈容混雜而無別哉是以朱子曰元亨利貞
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
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愛惡讓別情也以仁愛以義
惡以禮讓以智別者心也此其分別離析亦可謂極
微密矣性情之判而理氣之分也從可見矣盖方其
言性也非無氣也而其本體則理也及其言情也非
無理也而其發用則氣也以此而言則來諭所設問
答雖使知德者見之又何病於離析哉若必以離析

爲病則除是朱子非知德者可也

來書云一陰一陽止義智陰

此段指意卒乍未易見得竊細推之似是發明性兼理氣之義而仁禮之健而爲陽義智之順而爲陰又最其明證然以愚而言則仁禮是健底道理而屬乎陽義智是順底道理而屬乎陰豈得直以性爲陰陽哉朱子嘗論繼善成性分陰陽之義曰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朱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今玆所諭正亦類此若如來諭之意則仁義禮智眞爲形而

下之器而不得爲形而上之道矣其可哉

來書云理無情思 止 此不同也

此一段他學者所辨似已得之今不具論大抵以性爲有情思有造作程朱以來無人敢如此道此正是高明獨得之見自創之說凡前後累書所論齗齗多援證雖廣其緊要宗旨則似不出此一語此其是非得失固非淺陋所敢妄議而要以爲斷於心性道器之辨則未可也然而高明每以愚爲致疑於不必疑故不敢復有他言只請尊兄且取栗谷先生辨徐子啟拈槁無性一書細加玩索認取性是何物則其於

有無倚思造作必有以自見而因以契勘累書所論其是非得失亦當次第見得矣此是義理本源不容少差伏乞尊兄試少留意

又來論每引纔說性便不是性一語爲性兼理氣之證愚謂此語要當活看不可泥著盖性本理也而不曰理而曰性則正以其人物賦受而名纔說賦受已兼形氣非復理之本體故云不是性此雖非氣質拘局之謂而智愚賢不肖之所以分則實由於此故上文旣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下文又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流而未遠固已

漸濁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此皆欲人識得性之本體雖善而謂之性則已墮在形氣形氣之淸濁粹駁而善惡分焉是雖非性之本體而要不可不謂之性雖謂之性而又不可以惡者爲當然而不加修治之功也此乃程子立言之本意豈宜偏執此說遂謂存乎人者無復本然之性而論性者不當專以理言必離乎形氣然後乃爲此性之眞耶其亦非程子之意而異乎孟子之言性矣朱子嘗論此義曰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此語大煞明白已先道破高明之意幸深察察

來書云古語有之止不亦快哉

此段已有學者所論今不復一一致辨而所謂氣有殊則仁義禮智之德有分若其但曰理而已則仁義禮智之名可不立此一段最是緊要問難不容不詳論䒭敎夫理者一而已矣在天而爲元亨利貞在人而爲仁義禮智固皆因所乘之氣有二五之殊而有是名耳然名雖立於乘氣之後體實具於一理之中若理中本無實體只因二五之殊而逐旋生出許多般性則是所謂理者只是一箇空虛物事而彼陰陽五行之氣又以何者爲根本耶須知此陰陽五行者

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而旣有是氣則理又乘之而發見焉卽其發見者而觀之則天之四德人之四性固若因氣而分而自其本原而言之則氣前固已有此理爲四德四性之本體而其乘氣發見者特其用耳而名於是乎立焉今也徒見其名之立於乘氣之後而不察其體之具於一理之中遂欲以氣言性豈不誤哉

來書云聖賢之言 止 飮食也

此條之辨已見上第一條可以互照揆嘗論之性與天道吾夫子罕言之而至孟子始明言性善又說四

端以實之蓋不得已也然其言止於此而已矣未嘗
說出理字故言性者或認爲氣質稟受或認爲識神
靈覺及伊川先生斷然說性卽理也一句而朱子述
之以垂定訓則性之所以爲性者於是乎始明夫孔
子之所罕言而孟子言之孟子之所未及言而程朱
言之是豈務高於前人哉世愈下而理愈不明其言
固不得不愈詳也然程朱之言旣如是明備而人猶
有認氣認心以爲性者則講說之際又安得不提出
理字以明之哉來論聖賢之言有以理爲教則爲衆
人而發此言似亦有病蓋聖賢立言敎人正以其道

理本合如此說耳豈理本不如此而特爲設教於人而強言之者哉知此則性之爲理而不雜乎形氣者可見其實體本自如此而程子之言朱子之訓非苟爲衆人設也後之言性者又安得捽了理字而妄自爲說哉若舍實事而談空理則是程朱之言已不若孔孟之平穩懇實而未免於懸空玄撥矣豈其然哉道理固非一般有合提起向上說者有合捺下低平說者惟其當之爲貴安可一例拘也今也言性而諱言理字言之者即爲懸空玄撥則是猶郊祀之禮而不許用玄酒大羹也烏乎可也

來書云四德之訓止終萬物也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雖近於訓釋猶非正訓仁義之本體伊川嘗曰仁訓覺訓人皆非也況事親從兄安得為仁義之訓親親尊賢之教安得為禮之訓乎至於智之知一而不去雖有正固意思要亦就事言耳謂為智之本體則未可也大抵思孟之言本以教人從事於仁義禮智之實以體道成德耳非為訓釋名義設也今必強攏之以為第一訓義誠恐未為的當也

來書云或問之書止乎筆也

或問之視經註事體固不同然亦先生所自作以叢

說經義者謂之非手筆未知何據

答閔彥暉

向來數書之言蓋亦殫竭所蘊且自謂無甚悖謬而每奉教諭輒復參商竊疑道理雖極精微人見雖難盡同豈以彼此往復辨質如是之詳且切而終有不相喻者況以高明博聞精識其於心性理氣之辨講之宜明而不獨區區鄙說終不槪於盛意雖以程朱明訓猶不能以回高見則此殆先獨知自得迥出常情難以語人而淺陋固未足以與聞耳私心迷悶若蒙未開乃今復辱提論逐條辨析愈益詳備雖辭語

之間頗有窒礙而似若可以略窺盧意所在於是更取前後累書虛心細意反復參互則其指意曲折益以明白而凡其深體獨得之味偏著滯泥之根皆可以見焉昨者之書雖請姑置此論以俟異日而今幸得聞矣亦不容無一言以求可否之決盖公輸九攻之技盡於此矣兄若猶堅墨翟之守則愚請從此退矣惟明者教之盖詳高明之意以爲伊川雖說性則理也然但曰理而已則所謂仁義禮智者固無以見其爲何樣氣味何樣色相而不免於懸空說性矣若朱子所謂分別是非雖亦智之用此又非眞氣味眞

色相也欲求智之眞氣味眞色相必直指其光明照
燭者言之然後爲切此雲峰神明之訓所以可取也
譬之於鑑惟其自體光明故能分别姸媸今不言自
體之光明而只言分别之功用則猶是第二截事而
不得爲親切形容矣是其意可謂精切懸實而豈世
之徒信口耳塗聽道說者所能及哉此愚所謂深體
獨得之味也然愚所聞亦有可得以言者人之一心
理與氣合理者無形不可見可見者氣氣之在心溫
厚者木也而仁之理乘焉嚴肅者金也而義之理乘
焉宣著者火也而禮之理乘焉明通者水也而智之

理乘焉及其接於物而施於事也溫厚者爲愛嚴肅者爲宜宣著者爲節文明通者爲分別夫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愛宜節文分別情也用也溫厚嚴肅宣著明通氣也才也此其根苗脉絡雖自相貫串而要不容混而一之也今且以鑑爲喩光爾者氣也照別者用也光明照別之理則性也以此觀之則知以神明言智者之不免於認氣爲性矣是故善言性者卽氣而認性而不認氣爲性也因用而指體而不指用爲體也是以朱夫子雖嘗以溫厚嚴肅等語形容四性而及其著爲訓義則未嘗專以此爲說盖此數者只可以認取氣象意思而非所以言性耳今高明不察乎此而

必欲以光明者言之固是不免於道器之混而其以
分別是非爲不若直指光明者之親切則又過於求
精而失之滯泥夫分別是非最爲智之大用而天理
之發見眞切處卽此而指其本體正爲智之第一訓
義而高明所謂氣味色相者不待著語形容亦自可
見如說鑑能照別姸媸雖不言其光明而人孰有不
知者哉不獨智爲然也卽如仁之愛義之宜亦似不
若溫厚嚴肅者之直指眞氣色也而宋夫子之訓仁
義也曾不以彼易此盖卽夫愛與宜而其溫厚嚴肅
者可見耳何獨至於智而疑之今高明乃謂智之訓

別不若仁之愛義之宜其於子輿不已偏乎輯集註之訓仁義也心理兼舉而或問講義則專以理言此又高明之所不足而尤有取於雲峰之訓以爲是可以當得心之德心之制而較切於別之理也然辨明之於以言性也固不若德字制字之確而又不免遺却愛之理一般意思其於不備固等耳等不備也而一則遺理而專言心一則即心而指其理此其於言性果孰得而孰失耶今乃不足於此而有取於彼因是情思造作之說父子大小之辨差脅牽強幾於公孫龍之藏三耳孫子荊之洗耳礪齒殆不可致詰此

其失專在於以光明言智而不知此光明者只屬氣象意思而非所以言性也此愚所謂偏著滯泥之根也夫惟其際體而獨得也故雖以先賢已定之論愚者乎處之得而皆在所姑捨也惟其偏著而滯泥也故雖以理性之實非二性氣之不容混而猶不暇致察也愚於向日雖已略見其然而猶未能究觀底裏洞曉曲折以故其所論辨亦未能提撮肯綮直截道破此所以說愈多而論愈不合今茲所論自謂於彼此之情庶幾盡之不知高明復以爲如何但蒙一言判示可否足矣正亦不須詳諭此外枝葉傍及之說

愚亦未暇議其得失也來諭自訟深切願奨協前書云云若有深意此則非愚之所敢出也協意愚氣浮量偏又全無涵養之功自初於來諭之說稍有未安輒敢率意極言摘摭詆訶略不少恕甚狂妄亦甚矣然見一向包容曲相假借辭氣平和無少嘲侵愚誠欽服感歎益自愧淺之爲丈夫也前書只慮兄高明之過自得之深或於先儒之說未暇深思潛玩而去就從違未免出於胸臆之裁故敢以愚陋平日所嘗願學者奉聞欲效定山之助矣豈敢以世人之所謂著奉疑哉承諭及之竊深悚惕明德之說不曾思量

及此然章句固云具衆理應萬事盖亦包性情在其中矣然詳味者也二字則謂此是能具衆理能應萬事底物事耳似非直指應萬事地頭言之高明所疑豈以此乎但來諭既云明德包性心爲名又云何取於論性心者以爲註脚此意却似矛盾未曉所謂辛告更敎容得詳論如何承東峽之計未遂自此益無拜會之便殊劇悵恨此間小築只取密邇松楸僅此歲饑將不得成明春欲撤歸洞陰舊居盖此地近京近水不無應接之煩於私計殊覺不便本無久遠計也霜風凄緊伏惟即日體氣清勝千萬不宣

答閔彦暉

自往第五書拱俟數字之教如渴於飲不謂復辱累百千言循本及末提誨勤審從又誘之使畢其愚奉讀悚厲且感且愧顧區區所見旣已具效於前函稟竭矣豈復有餘遺可以供左右之須古人有言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苟未同矣而强爲唯諾君子之所羞吾輩豈爲是哉然竊深求來論雖若力主前見卽其辭仰遷就之間頗已近於鄙說而猶未有一言灑然說昨非而今是也今雖多言亦豈有歸一之望耶況日昨高明旣命之以姑置愚

亦服膺此教不欲復爲爭辨前書只求得一言爲可
否之決者亦以此耳今兄又盛有論說益張競端而
勸協勿以前言爲諉盡言不倦此誠非協所能亦非
協所欲第有一事獨不能已於言來書見謂協以道
器心性之論壓倒喝罵愚於此誠有罪焉而亦宜有
可恕者程朱以來性學大明理氣之辨八字打開稍
號知學者亦皆能知而言之況以兄博識高見淹貫
六籍聖謨賢訓如誦己言於此豈容有一毫隔礙而
乃愚輒敢疑其認氣爲理以心言性動引前賢說話
高明所已厭飫者瀆告於前嘵嘵不止此其爲僭妄

可笑何以異於教班倕操斧斤耶然而道理精微人
見易差是非之爭只在絲髮是以孟子之言性善極
本窮源明白正當宜不容異說也而荀揚氏或以
爲惡或以爲混則未免以氣質言性矣其後又得程
張二子直以理言性又分別得天命氣質二者出來
其說至明備也而胡氏乃復謂性不可以善惡言則
此又以精神知覺言性矣夫此數子者豈皆非高明
閎博豪傑之士而又出於聖賢論定之後然其差舛
猶如此言性之難自昔蓋然矣今協避素推服高明
固未敢遽躋於數子之上而每見來書之言類皆剏

新差異異乎前所聞其語心性理氣之際膠轕殽亂
全不別白若惑之淪於言語見聞者又安能忘言會
意信其無此差誤耶今者之書雖自言欲救鄙見說
氣字過重不然譬之扶醉漢三字亦來書中語必得自己脚步
端正牢固然後可以救彼之歪斜豈有見自歪斜而
可以共得醉漢者哉高明必非昧此理者今此云云
殆亦從而爲之辭耳借曰不然而矯枉過直適使不
知者增其惑亦吾兄不善教人之過也來諭又謂協
畧書之言不能對著盛論此亦有之然兄書辭簡奧
旨義沈晦絶不類近世文字每伏讀三四過始得畧

通其大旨而其語脉曲折間尚多難曉甚或一不能以
句且如明鏡一喻前後累擧而終未別白若如愚竊
五書所推說語雖冗長其旨義却分曉易見而高明
終斬如此道破又如苗之稗稊莠之非其種兩句不
知以稗稊爲一物耶兩物耶又不知莠與莠同爲別
字之譬耶否耶此不獨愚昧所疑試以擧似於人亦
皆未曉其節此類不勝其多卽無論其是非得失之
如何要其措意頗精亦難於提撮摸捉此所以屢蒙
敎告反復而終不能解悟者也淺陋邊頑固爲可罪
抑無乃吾兄體道觀理尚未甚精熟故其發之言語

文字亦如此[illegible]耶借曰不然而不肯俯就卑近使人
不易曉亦[illegible][illegible]吾數人之過也化此恐宜反省未
可專咎人也如[illegible][illegible]何恃相與之厚僭易及此伏幸
恕察此[illegible][illegible]數鄙見疎繆處誠荷鐫誨然自愚觀之
往往類魏元成昭陵之說而費辭分解恐非息爭之
意故已之早晚相見或可以悉意極論而但不知一
會定在何日耳書末見諭欠心體密推之意傷遂志
虛受之道語意極切至謹當終身銘佩以爲戒也凋
陰節示平舊號豈兄偶未之聞耶其地雖甚荒瘠節
多曠土可居兄果有卜隣之意則協猶可爲東道主

明春或同入山中相視形勢尤好幸試留意餘不宣
前徙二條論辨前舍弟昌緯所爲今蒙許可幸幸

豐山學[illegible]之[illegible]四

[illegible]終

終
豐……之

農書 七